

上海歌舞团的舞蹈《朱鹮》在今年春晚大放异彩,将美带给了全国人民。

朱鹮古称红朱鹭,老百姓称它为“红鹤”,是一种吉祥鸟。但是,人类在向城市化的快速奔跑中,由于不经意和忽视了它的生存环境的保护,生性胆小敏感的朱鹮生活繁衍所必须的蓝天净水和宁静自然的栖息生态,已变得越来越狭小。朱鹮在世界各国相继灭绝。上世纪70年代,中国、日本科学家花费大量精力寻找朱鹮的踪影,均一无所获,大家以为朱鹮的种群在世界上已灭绝。日本电视台还直播了最后一只朱鹮“阿金”之死。

有幸的是,1981年5月,中国科学家在陕西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中国科学家悉心培养它们成长。后经中国、日本及韩国数十年合作,中国现已拥有朱鹮3000只。2010年世博会期间,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在日本馆里看到朱鹮的影像,其高贵、美丽、动人的舞姿令他着迷,也激发了以此为题创作舞剧的灵感。如今,美艳动人的朱鹮飞上舞台,踏着悠扬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朱鹮》用民族舞蹈的独特舞姿,提炼演化了朱鹮的“涉”“栖”“翔”等动作元素,与芭蕾舞艺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一部将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民族风格完美结合的舞剧精品。它让12万日本观众抹泪看中国《朱鹮》。

于是,我联想起了唐鱼和金钱鲃。唐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唐鱼逐渐消失。1998年版《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中认定,唐鱼在野外灭绝。

可是,近十几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唐鱼又“复活”了。2003年,先在良口良新村水尾洞的山溪和沼泽中被发现。之后,在鳌头丁坑又发现有两万余尾,这显然是一个好消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人们

“江边缆舟石,缆解不留痕。长恨荒萍草,难同结缕根。”这是元代诗人杨维桢吟诵水乡缆船石的诗歌。水乡人自古以来就是依水而居的智者。河道是水乡美丽的曲线,顺着水系依河而筑的房屋,是水乡健美的身躯和古镇美丽的衣裳。这天人合一的江南建筑,是道法自然的典范。

“开门见河,出门动橹”,是江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捕鱼、运输,靠行舟;赶集、上街,靠划船;连娶亲、访友,也要摇橹坐船。舟船成了江南人空间变换的工具,人生航程交通的载体。

关于缆船石,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据《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率舰队从咸阳出发,当到达杭州湾的钱塘江边时,但见水急浪高,一时不能前行,便命令舰队开到附近宝石山的南岸去躲避风浪,将皇船系缆于一块巨石上,才转危为安。后人便将此石称为“秦始皇缆船石”。

水载舟,人求安,如何让人生的启航归航,周而复始地有一个归宿点,让人生的旅途,能够营造出一个优美而又恒定的轨迹。江南人首创了一个个停泊在家门口河埠头的缆船石,让舟船能够随时临时现地拴在心灵的栖息地。

江南水乡的临水人家,都标配缆船石。这里头,既有外出乘风破浪、闯荡江河湖海的勇气,又有渴望风平浪静的生活追

既要造福当代,更要顾及子孙后代。政府应成为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托管人,承担起世代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对环境和社会资源加大保护力度,强化监管职能。于是,广州市政府立即采取保护措施,批准在水尾洞建立广州从化唐鱼自然保护区,规划面积2215亩,人工养殖唐鱼。

同样要提及的是,被徐霞客称为“滇池珍珠”的金钱鲃,也出现了与唐鱼类似的转机。金钱鲃是国二级保护动物,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过度捕捞、围湖造田、水质污染和盲目引种等原因,金钱鲃数目锐减,到上世纪末,金钱鲃在滇池湖已基本消失。

为了拯救这个濒危鱼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杨君兴课题组花了13年时间,对金钱鲃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成功让金钱鲃“复活”。这也是金钱鲃人工繁殖技术的首次突破,使金钱鲃成为继中华鲟、胭脂鱼之后,第三种成功实现全流程人工繁殖的国家级保护鱼类。此举不但唤回了昆明人对“滇池珍珠”的回忆,更验证了云南发展土著鱼类产业的可行性。10年来,课题组已累计向滇池流域投放金钱鲃鱼苗约800万尾。人工喂养的金钱鲃个头变大,刺变小且少,更适于食用。

败也萧何,成也萧何。转败为胜还靠萧何。阿根廷诗人索利纳斯最近写了一首题为《光明之歌》的诗,诗末有这样几句:“小鸟在我们的头顶,高唱希望之歌,使劲亮开嗓子,把光明传播到城市的上空,照耀我们活下去。”如果我们坚持做好保护环境的各类工作,那么,几十年后,人类的春天将依然不会寂静,有更多的朱鹮的姐妹们将会回来,唐鱼和金钱鲃会到水里游泳,蜜蜂和蝴蝶将会继续跳舞,鸟儿们将会继续使劲亮开嗓子唱歌,共同唱响一支人类的光明奏鸣曲。

缆船石留痕

曹伟明

求,这种矛盾的对应心态,是江南人的生命气度和生活态度的表现。出航进取心强,归航求安逸切,让江南人心中无形的渴望,幻化成有形的“缆石”,让生命和生活有个安定和安宁,达到安居乐业的境地。

“缆石”,这是水乡风情的展现。它与江南人的文化心理,与水乡人的理想追求息息相关。那些镂空精细,图案生动的船缆石,有“如意”“古瓶”“葫芦”“蕉叶”“宝剑”“牛角”等,它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有情有趣,融化了水乡人的审美情趣。

在长三角地区的青吴嘉,每一座繁华的古镇,都会见到丰富多彩的缆船石,一般有立柱式和洞穴式之分。凡是历史文化古镇,一般都拥有近千颗缆船石,约50多种类型。

缆船石除了系缆船只之外,还有测量水位、预报水灾的作用。江南市镇多设置具有系缆功能的“水测碑”。诸如青浦朱家角的放生桥堍、青浦城厢镇的海门桥堍,吴江垂虹桥边也竖了二块“水测碑”,嘉善的西塘也有一块等等,不胜枚举。在江南古镇,老百姓普遍称这种缆船石为“忧欢石”,因为在水乡,江河湖泊的水位高低升降,维系着古镇百姓生命安危,生活悲喜。

江南水乡,那永不风化的缆船石,既是船只停

大概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一天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得到了一角钱,我问过了,一包咖啡8分钱,我去买了咱们尝尝?我顿时来了劲,咖啡还从来没喝过,但早已知道,就随口问,听说很苦的?两个小男孩直奔马路对面的小烟纸店。低头一看,玻璃柜台下面有两包和自来火盒子大小差不多的咖啡,外面包着的纸很简陋,薄薄的,咖啡两个大字也很粗糙。买了咖啡赶紧往家里走,但是,是直接用开水冲呢,还是要烧?小男孩说还是保险点,烧吧。于是,找出一个小钢精锅,打开纸包着的咖啡,里面是几乎黑色的一块咖啡,用手指轻轻一碰,顷刻倒塌瓦解。于是倒进热水瓶里的开水。煤球炉上的钢精锅很快沸腾。找出两个小碗,我们一人一碗捧在手里,先用鼻子嗅、闻,然后很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只是觉得满嘴发苦。突然想起,好像还应该放糖。

这是少年时期唯一一次喝咖啡,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去了黑龙江。一天从田里干活回来,一哥们很神秘地让我过去,轻轻说了一句,我有咖啡。立刻想起那十来年前的喝咖啡情景。出现在我面前的还是那自来火盒子大小、用很简陋纸包装、上面是

靠系缆的支点,又是江南安逸生活的繁花点缀。它曾经是江南人心灵寄托的象征,更是几千年来江南人幸福生活的根基。缆船石,是一种能工巧匠创造的文化遗产,蕴含着神奇的吸引力和江南文化的魅力。

难怪著名诗人余光中曾感叹缆船石道:“当渡船解缆,风笛催客,只等你前来相送,在茫茫的渡头,看我渐渐地离岸,水阔,天长,对我挥手。我会在对岸,苦苦守候。接你的下一班船,在荒芜的渡头,看你渐渐地靠岸,水尽,天回,对你招手。”

包装和化妆,都是口袋里有了点钱以后的事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说买水果,只有过年过节送人的,是竹编小篓子的“精装”,竹子皮是真的,但其实编得粗糙。说它精装,是因为,平常自家吃买几只,就是一个薄薄纸袋装着的。捧在胸前回家,倒也是一路好心情,当然主要怕摔坏,一年也没吃的几次呢。那时没有塑料马甲袋,买得多些的,摊主就抽出厚实油亮的牛皮纸袋给你装,回家把纸袋小心拆开,抹平,拿来包书,用两个学期没问题,不过小孩那时并不喜欢,觉得土。当时,中国人均消费化妆品仅为1元,老的男的穿的,三种人肯定不用。就算是年轻女子,谁化了妆也是会被人侧目的。那是个物资贫乏的年代。

生活状况的变化,从对包装的态度就能看出。比如,收到有精美包装的礼物,拆开后,如果是一块小小巧克力什么的,以前的反应是:啊?一块巧克力,还包装得那么好看。而同样的情况,现在大多是:啊!一块巧克力,包装得可真好看。涂脂抹粉的也见怪不怪了。生活态度也不一样了:实惠和好看都想要了,能下厨房的,也未必就比出得厅堂的优先了。

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钱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它不行,有它还不够的。因为,包装除了有承装的功能外,还有装饰打扮的意思,所以既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艺术活。好比化妆,素面朝天是要有有点而红的唇,不染而翠的眉才能够的。不然有时总会令人怀疑,是自傲,还是自弃?又,日常看到一张粉白底的胭脂脸,会不会也吓一小跳?

这么说,倒不是讲包装盒要多么讲究。

这一别又是好多年。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电视机纷纷普及,紧随的是进口速溶雀巢咖啡。一句简单的广告语“味道好极了”红遍大江南北。我随即明白,广告的设计和策划其实只要简洁、能让人记住,也会获得成功。于是,就在这样的鼓动中,我买了第一瓶雀巢咖啡,同时还买了它的伴侣知己。记得那时候,手里拎着这么两个瓶,堪称一种时髦。大概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加入了喝咖啡大军,于是断断续续,没做到无一日不可无此君,但家中必备货,偶尔也会想起冲杯咖啡。当然,那时候还会配以方糖。一次路过一家瓷器店,边上放着六个成套的咖啡杯具,那深蓝色的一圈、有些菱形,尤其是一圈招人喜欢的金色,顿时抓住了我的眼球。是呀,有客人来,冲咖啡,总得要有派头的咖啡杯具吧。从此,我就用它招待客人。当然,总会先问,喝茶还是咖啡?

渐渐的,对咖啡的饮用似乎越来越多,到朋友家受到热情接待,首先就是一杯香气扑鼻的咖啡,但还是速溶为主。

我还是喝着速溶咖啡,只是先取消了方糖——很想为糖打抱不平,这些年糖承担了似乎很不好的名声;接着,又取消了咖啡伴侣。一杯清咖,最是惬意。

这两年,好多亲戚朋友都在家里增添了咖啡机,听说我还是在喝速溶咖啡,都觉得奇怪。但是,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咖啡机,品种繁多的咖啡豆又让我犯了选择困难症。

再说,现在有朋友来,我很多是在离寒舍不远的星巴克接待了。咖啡,应该是让人放松的,所以简洁的喝咖啡方式还是有市场。我还是老办法,以不变应万变。

也是个用胶纸横的竖的斜的,一圈又一圈,五花大绑的包装盒,自然早已审“丑”疲劳了。自家用品,只要里面四肢健全,不漏能用,不烂可吃,统统五星好评。毕竟有的还是风雨兼程,摔打滚爬而来,不能计较太多。快递包装拆多了,倒也练就了耐烦的个性本领。一把美工刀在手,前后左右划它个三五下,松绑也不难。关键是用力的轻重掌握,不然很有可能皮开肉绽,里面遭殃。烦的是那种劣质的泡沫箱,不小心弄破,一粒粒轻飘飘地四处飞扬,还到处吸附,清理起来很是讨厌。好的包装盒,就一撕一拉一开,一般不会超过三个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多余,就是艺术。罗丹说的。

一个小小包装,其实是可以看出它背后很多内容的;淡妆或浓抹,也看得出一个人的审美观和教养。这都是某种生活状态和正在追求的精神的外观体现。所以是一个内外兼修,尽善尽美的过程。本来,打开包装的过程,是应该有一份期待的美好心情的。

包装这件事,提供在店家,实操在消费者。日常生活稍加留意,环保变得有温度。

发生在1946年6月23日的“下关惨案”早已载入史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下关惨案”是多党合作的壮举,是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典范。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派了11位代表去南京请愿“反内战,要和平”。上海一批民主人士在老北站集会欢送代表。参加集会的人是五万还是十万?两种说法都有,也都对!到老北站的是五万人,在老北站附近马路上的是多少人?难以统计。只知道在散会时,集会的队伍走到今天的复兴公园时,还有游行队伍在游行。有一妇女想到已到下午时分,游行的人该饿了,便端一笼包子递给队伍。正好走到妇女门口的是周建人。他接了过来,立即分给旁边的人,再把蒸笼还给那位不知姓名的妇女,表示感谢。

史料上说特务首先打伤和平请愿团长马叙伦。很少有人知道,在特务第一次朝马叙伦打的时候,共产党员阎宝航挡了过去。特务这次没打着马叙伦,却把阎宝航打成骨折。特务第二次、第三次再打时,马叙伦才被打得不能动。

还有个细节鲜为人知,特务把女教授雷洁琼打伤的事传出去,连宋美龄都看不过去,跟蒋介石吵了一架。蒋介石不服气,不接受。周恩来前去慰问马和雷。邓颖超还带去了衣服,亲自为雷洁琼脱下血衣,换新衣。几家报纸发消息,举国赞颂共产党。宋美龄再次与蒋介石争论。蒋介石才勉强同意会见请愿团中的工商界人士,可是仍不见民主党的代表。

还有一点,史上多是讲马、雷两位名人被打,多是讲周恩来看马、雷两位的故事。殊不知,周恩来去医院看了所有被打伤的代表。代表中最年轻的也是被特务打得最重的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会主席陈震中。从陈震中的病房的窗户正好能看见中山陵。周恩来在陈的病房里指着远处的中山陵说:“蒋介石背叛了他(孙中山)的主张。”

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三年后,在和平请愿团的11位代表中有10位出席了1949年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老北站参加欢送的人群中,也有好几位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到国外旅游,我很喜欢尝尝不同地方的咖啡,看看有些什么不同。我发现最有意思的还是意大利了。那是在米兰街头,驴友见到咖啡店都来了劲,我也凑了过去。好像是两欧元的价格,拿过来的咖啡杯,只有我们白酒酒盅大小。低头一看,里面的咖啡上还有一层浓稠的油脂。大伙手里捏着这么一个咖啡杯,脸上都似乎写着大大的问号,但很快像喝白酒似的,仰起脖子,把咖啡一饮而尽。

顿时,引起边上坐着的几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一阵笑声。再定睛一看,他们面前的小桌子上,都有这么一个咖啡杯,里面的咖啡还满满的。

包装这件事,提供在店家,实操在消费者。日常生活稍加留意,环保变得有温度。

包装这细活 责编:杨晓晖

蓝山

也就是一种形式,一种礼仪而已,贵在得体恰当。送人的礼物,一般本身带礼品袋的,装着就够贴合自然。没有自带的,另找一个适宜的,不太匹配的,总有点拉郎配的样子,多少有点别扭,但也总比赤膊上阵好看,人家拿起来也方便些。特殊些的礼物,专门请人用好看的花纸丝带打扮一下,登场送出亮相时,很赏心悦目。大多时候其实也不必那么隆重。

讲包装,最绕不开的,也是现在最多的,就是快递来的包装了。开门七件事,一键网购快递白上门,都晨昏忧乐每相亲了,对那

发生在1946年6月23日的“下关惨案”早已载入史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下关惨案”是多党合作的壮举,是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典范。

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派了11位代表去南京请愿“反内战,要和平”。上海一批民主人士在老北站集会欢送代表。参加集会的人是五万还是十万?两种说法都有,也都对!到老北站的是五万人,在老北站附近马路上的是多少人?难以统计。只知道在散会时,集会的队伍走到今天的复兴公园时,还有游行队伍在游行。有一妇女想到已到下午时分,游行的人该饿了,便端一笼包子递给队伍。正好走到妇女门口的是周建人。他接了过来,立即分给旁边的人,再把蒸笼还给那位不知姓名的妇女,表示感谢。

史料上说特务首先打伤和平请愿团长马叙伦。很少有人知道,在特务第一次朝马叙伦打的时候,共产党员阎宝航挡了过去。特务这次没打着马叙伦,却把阎宝航打成骨折。特务第二次、第三次再打时,马叙伦才被打得不能动。

还有个细节鲜为人知,特务把女教授雷洁琼打伤的事传出去,连宋美龄都看不过去,跟蒋介石吵了一架。蒋介石不服气,不接受。周恩来前去慰问马和雷。邓颖超还带去了衣服,亲自为雷洁琼脱下血衣,换新衣。几家报纸发消息,举国赞颂共产党。宋美龄再次与蒋介石争论。蒋介石才勉强同意会见请愿团中的工商界人士,可是仍不见民主党的代表。

还有一点,史上多是讲马、雷两位名人被打,多是讲周恩来看马、雷两位的故事。殊不知,周恩来去医院看了所有被打伤的代表。代表中最年轻的也是被特务打得最重的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会主席陈震中。从陈震中的病房的窗户正好能看见中山陵。周恩来在陈的病房里指着远处的中山陵说:“蒋介石背叛了他(孙中山)的主张。”

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三年后,在和平请愿团的11位代表中有10位出席了1949年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到老北站参加欢送的人群中,也有好几位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到国外旅游,我很喜欢尝尝不同地方的咖啡,看看有些什么不同。我发现最有意思的还是意大利了。那是在米兰街头,驴友见到咖啡店都来了劲,我也凑了过去。好像是两欧元的价格,拿过来的咖啡杯,只有我们白酒酒盅大小。低头一看,里面的咖啡上还有一层浓稠的油脂。大伙手里捏着这么一个咖啡杯,脸上都似乎写着大大的问号,但很快像喝白酒似的,仰起脖子,把咖啡一饮而尽。

顿时,引起边上坐着的几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一阵笑声。再定睛一看,他们面前的小桌子上,都有这么一个咖啡杯,里面的咖啡还满满的。

包装这件事,提供在店家,实操在消费者。日常生活稍加留意,环保变得有温度。

包装这细活 责编:杨晓晖

蓝山

也就是一种形式,一种礼仪而已,贵在得体恰当。送人的礼物,一般本身带礼品袋的,装着就够贴合自然。没有自带的,另找一个适宜的,不太匹配的,总有点拉郎配的样子,多少有点别扭,但也总比赤膊上阵好看,人家拿起来也方便些。特殊些的礼物,专门请人用好看的花纸丝带打扮一下,登场送出亮相时,很赏心悦目。大多时候其实也不必那么隆重。

讲包装,最绕不开的,也是现在最多的,就是快递来的包装了。开门七件事,一键网购快递白上门,都晨昏忧乐每相亲了,对那

包装这件事,提供在店家,实操在消费者。日常生活稍加留意,环保变得有温度。

补充『下关惨案』的几个细节

邓伟志